

新流月報

第一期



新流風報

第一冊



新流月報第一期

一九二九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蔣 光 慈

發行者 上海現代書局

定價 每冊二角五分

預定價

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郵費在內，國外另加全年八角，半年四角。

新 流 月 報

創刊號目錄

拋棄（日本平林 Tai子作）	沈端先
在木筏上（創作小說）	洪靈菲
都霞（俄國謝廖也夫作）	蔣光慈
黎三（創作小說）	祝秀俠
勞働者（俄國塞爾格馬拉修金作）	伯 川
流浪人（創作小說）	張萍川
麗莎的哀怨（創作小說）	蔣光慈
編後	蔣光慈

拋棄

平林 Tai子作

沈端先譯

十二月三十日的傍晚，夾着雪珠的冷雨，被海風吹着，像斜射一般的在下關街上降着。

穿着很髒的絨衫和戴着破舊的草帽的朝鮮勞動者，縮着肩膀，用他那雙火紅的手在那裏翻掘泥土，在這個紅泥的小丘下面，紅色的泥濘，像開了一條小河一樣地望着監獄下面的道路流去。

光代斜撐着雨傘，手上覺得有點冷得發麻，她穿着很低的木屐，迎着冷風向前面走去。

向着風的那些矮小的朝鮮人房屋，連關閉着的木窗子都

打濕了。屋頂上差不多都要吹掉一般的鉛皮，發出可怕的聲音和屋頂衝擊，掛在簷下的污穢的朝鮮人白衣，打得很濕地貼在板門上面。

小村在一座很高的牆壁的盡頭，朝着紅鏽了的磚牆，很長的解了一個小手。

光代從傍邊望着他的兩條膝部已經變成圓形的嗶嘰襪子，忽然覺得好笑起來。

“一點都沒有出去放浪的樣子呢。”

光代以雨傘下面望着好像生氣一般地，沈默着的小村，若無其事地笑了出來。

但是，在雨聲裏面聽到了自己的笑聲，好像扭曲着的顏臉硬化了一般的不能移動起來。在眼睛裏面，好像有些熱辣辣的東西昇了上來。

因為整理行李的時候激烈地運動了一回，所以出門的時候，在小肚子上忽然不斷地覺得胎動。發賣禁止了的布裝的漫畫集，和塗着紅顏色的隨胎的漫畫，像刺眼睛一般地在瞳子裏回想出來。

狠親切地照應了從大地震中逃出來的小村夫婦的牛奶店員，是小村當救世軍士官時代的朋友。但是後來聽見了光代毫不介意地說要墮胎，便非常吃驚的永不再來。

“都會裏的塵埃，連小村君的靈魂都被蒙蔽住了。”

總而言之，這位先生對於不斷地跟在他們夫婦後面爲偵探的目光和永久也找不到位置的小村的性格，覺得討厭起來。起初他來看顧他們的時候，總在袖子裏面藏着兩瓶牛乳，但是，後來當他什麼也不拿來的時候，他穿着工作衣服，從灶房裏伸進頭來，討還了從前借給小村的一雙皮鞋。救世軍兵士的他，這種舉動大概是表示斷交的最好的法子。

“穿得狠破了，拿去修補一下，大概要兩塊錢吧……兩塊都恐怕辦不到吧。”

他拿起了那雙破舊的皮鞋，像蜒蚰一樣地團團的看了一轉。

和他友誼斷絕之後，此地是已經沒有安居之地的了。

“到東京去！”

光代向着她自己這樣地叫。在使人眩暈的顏土的反射和口齒不清的中國（註：日本的地名）土話之中經過了的幾個月

的焦灼的生活，從新在光代的眼中反映出來。在這個期間，祇有小村對於她的愛着，像被棉被悶住了一般的氣也透不轉來地停滯在他們生活的裏面。光代在她的旁邊，覺得小村真是個爲着慈愛而連思想也能夠像敝屣一般拋棄的癡漢！

但是，但是，話雖是這樣的說，當小村對她說“祇要到哥哥那裏去託他，大概兩個人的生活總可以想法”的時候，她還是聽從了他的說話，不知不覺地收拾了行李，走上了向大連去的旅途。

在歲暮的街上，有些打濕了的魚類在路旁叫賣。她走過了排着暗銀色鯖魚的檐下，冷雨還是不斷地降着。

光代看見了在雨中搖曳着的“年終大減價”的紅旗，方纔覺得長途的漂泊，已經逼迫在自己的目前，于是忽然覺得憂鬱起來。

——丟了他到東京去，將全生活獻給社會運動吧！——

——那麼，肚子裏的孩子怎樣辦呢？失掉了他的生活，果真是幸福的嗎？——

所謂幸福，究竟是什麼東西？光代狠吃驚地覺得，自己是一個在顯明的問題之前也非躊躇不可的女子，覺得自己是一

個沒有意志，沒有果敢而附屬於男子的東西！

走到了可以看見船埠頭的那面在暗空中飄蕩着的汽船公司旂子的地方，在光代的心裏，還是像午後的浮雲一樣地有兩種主張在那裏來往。

“還剩了三塊錢呢！”

小村含着似乎滿足的微笑，從買船票的小窗子方面跑了回來。

光代祇是點了點頭，似乎遮掩自己的大肚子一般地，茫然地站在混雜的待船室後面。

“走點到海邊去吧！”

他們從正在搬運行李的脚夫們身邊走過。脚夫們發着奇妙的聲音，讀着行李上面的號數，將堆積如山的行李，一件件的望棧橋旁邊丟去。比較大一點的行李，更加毫不注意地向前面亂丟，于是光代忽然想起了爲着要在大連住家而帶在行李裏面的那些容易打碎的碗蓋。

——哼哼——光代覺得從脚夫們的動作裏面，也能夠得到一種教訓，不覺從鼻子裏笑了出來。

“是那隻船嗎？”

“不錯。”

“這樣大的風，可是不得了呢。”

“大連是在那一邊呢。”

小村用指頭指着白浪跳躍起來又跌得粉碎的洋面，這樣地說着，但是光代却毫不注意地搶着說道：

“東京……是那一邊吧！”

小村的那雙很銳利的目光，不期然地和光代的視線合在一起。

“你對於東京還是狠丟不開吧！”

“對於東京是沒有什麼丟不開，但是……”光代似乎怕麻煩一般地沈默了下去。

載客用的舢板來了，于是大家收了雨傘，在冷雨裏面提着行李走上船去。

在光代的心裏，還是可以聽得見兩種激烈地爭鬥着的聲響。

小村被人們擁着，擺着青白的臉色走下了梯子，光代也突出了肚子，抓住了那根靠不住的扶手。

“這樣一來，我又添了一種人生的過失了！”光代閉着眼

睛，想要不看腳下面的黑浪而走下了梯子。

刺皮膚一般的寒風，一天到晚的在排列着箱子一樣的房屋
屋的殖民地街道上面吹着。

因為光代守着高傲的沈默，所以小村也似乎狠憂鬱地一句話也不說。從污穢的車幌縫裏望着外面的光景，馬車搖曳地向前進行。走完了鋪裝了的平地，車子走上了凹凸不平的板路。穿着藏青中國服而戴着一頂小學生一般的帽子的中國人車夫，爲着抵抗寒冷，胡亂地用鞭子在馬身上亂打。

“××是在這裏。”

兩人走下了馬車，看見前面是一所古舊的紅磚樓房，門上掛着的那塊“××鐵路公司”的木牌，在風中左右的搖擺。

像繩子一樣地將辮子盤在頭上的中國人門房，仔仔細細地將他們看了一下，走了進去好久還不出來。在沒有大衣和圍巾的他們後面，覺得疼痛的冷風，不斷地吹着。

小村的哥哥，是一種額骨很高的矮子。祇有前面養得很長的對分頭髮覆在額角上面，將他那個硬直而似乎狡猾的顏面，畫得很小。

“洋三，你連我的回信也不等地帶了家小同來，你自己已

經謀好了什麼事情了嗎？”

在洋三似乎狠勉強地，並攏着那條洋褲的膝部而坐着的
前面，他的哥哥一句客氣話也不說地這樣的說了。像中國人—
般的韭菜臭氣，一直吹到他們兩個的臉上。

“我想在哥哥的鉄路上面做些事情，所以到了這兒。”

小村沮喪了意氣，格着嘴這樣的說了。

“在鉄路上，你會做的事情，大概一樣也沒有！”

小村祇好狠悲哀地，仰望着他那位異腹的哥哥。

××鉄路公司的事業，是從大連市內敷設到海岸公園的
鉄路工事。三十幾個中國苦力，吃着墨黑的粟飯和鹽芒的蘿蔔
在鞭子的威壓之下，從早上天色沒亮的時候做起，一直到晚上
伸手不見五指的時候為止。他的哥哥，便是這個公司的經理。

‘聽說你是社會主義信徒，那麼對於這種事情，大約很不
贊成！’

第三天早上，他的哥哥睡在暖爐前面，用他的下顎望窗外
一翹，似乎很嘲笑地這樣說了。他所指點的窗外，在吹荒了曠
原上面，可以看見兩條鉄軌，一直通到被煙灰遮蔽了的遠方。
在累贅的辮子上面堆滿了黃灰的苦力，推着車子將冰凍了的

泥土堆成座山頭，走過經理住宅的時候好像恐怕被他們頭上窗子裏的經理看見一般地眼睛也不敢斜視一下地向前面儘走。在小村後面坐着的光代看了這種樣子，好像在眼底裏感到了一種疼痛。

“理論儘管是理論，但是我……”

小村迷着眼睛，注意着他哥哥的樣子，他不好意思地說了。

“據說你也是贊成社會主義的，那麼這樣的驅使苦力，大概很反對吧。”

“是的。”光代好像除掉了一切不快一般地，決斷的說了。

“在這一點，無論如何應得預先和你們說明。你們假使要在這裏做事，我祇是將你們當做一個用人，所以你們應該以用人的身分，替我好好的做事。”

光代正想抬起頭來，以她那雙含有敵意的眼睛來看他一眼，但是當她的眼光和乞憐一般的丈夫的視線碰到的時候，她祇好從新俯了下來。

從下一天起，他們便開始了勞動。

光代突出了肚皮，噓着手在冰冷的自來水裏，替十三個日本人弄入燒飯，短小的哥哥穿着寢衣從樓上下來，嘴裏啣着全

嘴的香煙，反背着手來指示她水量的多少。將水多加一點，那麼米量可以節省下來。

用人們的食事完了之後，他又從樓上下來，手裏拿着一個好好地藏着的“味之素”瓶子，用一個很小的瓢羹，將幾瓢灰色的粉末，加在他們自己食用的食物裏面。

光代好像喪失了感情一樣地，立在寒冷的水門汀地上，遠遠地聽着 Truck 的聲音。在天還沒亮的時候，背着鶴嘴斧頭出門去的丈夫的姿態，好像從來不會看見過的一張繪畫一般地，永遠的反映在光代的眼裏。

天色將亮的時候，嫂子穿着零亂的睡衣，拖着衣裾立在樓梯上面，用她破碎的喉嚨，拼命地“阿光！阿光！”的叫着。在冰一般寒冷的石造屋子裏面，她的那種爲着要享受使用僕人的享樂而發出來的呼聲，格外的聽得響亮。光代暫時不去理她，但是對於她的使喚，是無論如何也沒有法子不理她的。

“這個，給我立刻洗了！”

從樓上擲下來的，是四五件的衣服，跌下來的時候，沾污了的粉紅色襯裙，像篩子一樣的攤開，仔細一看，在襯裙的當中，點點滴滴的沾着許多黃顏色污點。

光代呆然地對牠望着，沒法子背着臉將牠拾了起來。

從這條體溫都不曾冷卻的襯裙裏面，發出一種微溫而腥酸的臭氣，懷着孕的光代，差不都要吐了出來。

走到了冰冷的灶房裏面，光代在一個很大的鉛桶上面，旋開了自來水的開關。

“阿光！光代！光代！”

在茫然自失地立着的光代前面，小村的哥哥像皮球一樣的跳了過來，很快地關好了自來水的活塞。

“豈有此理！給你這樣一放，水表的數字立刻增加起來，你連自來水的用法多不知道的嗎？”

他用他緊張得發抖的那手，輕輕的將活塞一旋，在可以容納五六斗水的大鉛桶上面，落下了線一般的一條細水。

光代勉強地押住了從肚子底裏衝上來的哄笑，在等候鉛桶盛滿的時候，輕輕地，唱出了在樓上差不多可以聽見一般的革命歌來。

到了晚上，腳上發現非常利害的水腫。

在一點火也不生的房子裏面，苦力們很嘈雜地在講異國言語，聽見了這種聲音，忽然覺得難堪地傷感起來。

非常利害的胎動，在小腹上反覆，翻身的時候，覺得自己的足部非常的笨重。在這個時候，光代方纔覺得了理論所告訴她的“普魯列搭利亞不能得到真真的戀愛”的實感。那樣深癡的小村，爲着要占有自己的愛人，不惜屈服到這種地步，這是光代所夢想不到的事情。“爲着要獲得真真的戀愛生活，所以我們應該和這個社會爭鬥！”光代覺得興奮起來，背着小村放聲的哭了出來。

在根深蒂固的對於異腹兄弟的憎惡之下，小村對於他哥哥的態度，顯著地卑屈起來。

在一天冷風吹着的日裏，光代奉着嫂子的命令，爲着一點毫不要緊的事情，特地的跑到了他哥哥監工的地方。沿着線路走去，大約有十町光景的路程，光代到了這裏之後，還是一回都不曾去過。她沒有本地女人們所穿的厚皮披肩，所以祇好提起了薄薄地包着一層瓦斯布夾襖的肚子，沒氣力地向前面走去。

從很遠的地方，她就看見了很長的小村，穿着不自然的洋服，彎着腰在那裏掘土，光代走近去的時候，他祇用乾燥的眼

睛看了一眼，似乎毫無關係一樣地繼續工作。

在直襟洋服上面照着一件厚大衣的小村的哥哥，看見了光代，便走了過來，正在這個時候，在小村傍邊推過的一部車子，忽然脫了軌而發出了一種激烈的響聲。

“忘八羔子！”

小村用充滿了憎惡的眼光，怒罵着兩個苦工。

“做工的時候當心一點！”

他感到了他哥哥的存在，所以格外用凶險的目光瞪着兩個工人，這種凶險的面相，是兩年以來光代所不曾看見過的事實。

“你最壞啦！”

他哥哥很高興地和他弟弟庭和，看着光代的臉孔，啞啞地笑着。光代呆呆地望着，勤謹地正在掘泥的小村，覺得從側面看來，他高高的那個顴骨和他的哥哥非常相像。

苦力們用塗着泥的兩手，拿起了放在旁邊的一柄似乎很冷的泥鐮，一面掘起方纔倒翻了的泥土，一方裝出卑屈的樣子，和他的哥哥謝罪。他的哥哥甩起了掛着的頭髮，微微的點了點頭。